

罗伯特·范诺伊，《大先知》，第 30 讲—以西结 #6

解释以西结书 40-48 章的方法和问题

2. 关于解释以西结书 40-48 章的建议

让我们进入大纲第 2 部分：“关于解释以西结书第 40-48 章的建议”。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九章的总体情况。问题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连续看到一座梦幻般的城市和一座梦幻般的寺庙，以及这种梦幻般的场景，一条河流从寺庙中流出，为许多人带来治愈和食物，但并不完全，因为沼泽仍然是咸的。然后就有了将土地分给人民的异象。现在，我认为很明显，上帝正在向以西结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描绘未来的景象。不一定是清晰的图片，不一定是容易理解的东西，但至少是一些东西。这一愿景很重要，因为它会给未来带来鼓励 and 希望。记住他们在哪里；他们正在流亡。耶路撒冷已被摧毁。他们可能会变得非常沮丧和绝望，然而，这是上帝在未来要做的事情的异象图景。所以，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范诺伊字面解释的证据 现在的基本问题是：以西结是否试图说，从字面意义上、物理意义上讲，耶路撒冷将来会是这个样子？或者，这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用象征性的语言说上帝将继续与他的子民同工，他与他的子民的关系还没有结束？即使以色列被掳，他也没有失败。我认为有利于字面观点的是给出的许多精确尺寸。有大量的细节和具体参考。有精确的尺寸；其中提

到了利未人和祭司的职责。有牺牲。这些细节似乎表明这将在未来以实际的方式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似乎是一幅将在千禧年发生的事情的图画，因为这当然不是在流亡后回归中实现的事情。流亡归来后圣殿的重建显然达不到以西结书中的描述。

我现在不会限定这一点，但稍后会再回来讨论这一点。这并不是流放归来后真正实现的事情。然而，像 J. Barton Payne 这样的人却说，这不是一个预测，而是对流亡归来的禁令或指示，而流亡归来的人并没有履行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佩恩的观点并不是，这实际上是千禧年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图画，而是流放归来时应该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图画。我稍后会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如果这不是一幅发生在千禧年时期的真实圣殿的图画，而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描绘了给以色列未来带来希望的事物，我不认为这会反驳千禧年的教导：还有其他段落非常清楚地讲述了千禧年时期和以色列重返土地。无论这段经文是否有效，并不一定会影响关于千禧年时期的一般圣经教导。

我想你也可以用远处的山脉来比喻。以西结在这里描绘的可能是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将未来融合在一起，中间可能有时间间隔，但所有的一切都融合成一幅图画。换句话说，以西结可能正在描述神将要在教会、千禧年或永恒状态中实现的一些属灵祝福。神将继续与他的子民同工；他将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他将在教会中这样做，他将在千禧年时期这样做，他将在永恒状

态中这样做。当然，方式会略有不同，但所有这些也许都集中在这张合成的、象征性的上帝与他子民未来工作的图画中。

解释以西结书 40-48 章的 3 种方式

所以在我看来，可以用三种普遍的方式来看待这一段：你可以说，第一，这是一个在千禧年时期应验的字面图画。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它象征性地描述了上帝尚未结束与他子民的关系这一事实。他有伟大的目标，他将在未来为他们实现，而这些目标在这里可以通过象征性语言看到。这就是象征性的观点。第三种方法是，它是上帝子民未来的异象，其中某些方面具有物理的、字面的意义，而某些方面则具有精神的、象征的意义。它有点将前两者与具有物理、字面意义的某些方面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

1. 一些字面解释和一些符号复合解释现在这就是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我认为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具体细节。字面视图的问题在于河流的图像。这条河似乎更倾向于象征性的观点。这条河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但它很难符合以色列崇拜的真实情况。它似乎比字面上的河流更具象征意义。在我看来，对这条河的合理解释是，它是来自祭坛并从祭坛发出的生命的象征图画。那么我想说，预示基督之死的并不是公牛和山羊的血。这是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开始很小。它深至脚踝，然后传播到罗马，几个世纪之内它就成为帝国的宗教。所以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你会看到叶子可以治愈国家，也许是基督教教义的有益影响。然而沼泽依然存在；这不是通用的。它并没有完全改变一切。但这显示了福音信息的传播影响力。

现在，如果您对河流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其余部分又如何呢？这样你就遇到了任意区分的问题。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如果你打算将其中一些视为象征性的，而另一些则视为字面意义，你如何决定哪一个？我不确定我对此有最终答案。但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方法可能是允许其中一些是字面的，一些是象征性的。同时，人们也应该允许实现，不仅仅是在一个时期，无论是教会、千禧年还是永恒状态，而是看到它们某种混合的可能性。你有这样的复合材料。保持这一点的首要因素是神将继续在他的子民中间做工。

以西结书 40-48 和前千禧年论 现在已经被问到的问题是：有时有人说，前千禧年论中基督再来的观点，即这座圣殿将以字面意义的方式重建，并且将献上祭物，这违反了祭物的最终性基督的。因此，可以说前千禧年派的教导不可能是正确的。让我简单评论一下。我想说，千禧年时期将重新建立献祭的想法主要源自以西结书的这段经文。然后主要基于这样的结论：

《以西结书》中的这段经文字面意思是千禧年时期的敬拜图画。我不认为这是从《以西结书》这一部分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不认为这是基督再来的前千

禧年观点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清楚地教导了千禧年，例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以色列将回到那片土地，国王将统治他们并建立他的圣所。但其中没有提到恢复祭祀崇拜。我不认为千禧年的教导取决于以西结书 40-48 章。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以西结书 40-48 章，以及如何将其融入前千禧年派的末世论观点中？所以，我不认为千禧年的教导取决于这些章节，也不管它们是否给出了千禧年祭祀崇拜的字面描述。这可能与前千禧年派关于基督再来的观点是否正确无关。

埃里森魂斗罗未来的牺牲

现在查看第 60-61 页的引文。埃里森在《以西结：这个人和他的信息》一书中说，“对于那些认真对待这一部分作为神圣启示而不仅仅是以西结以异象形式封闭的未来计划的人来说，献祭提供了其解释的真正关键。让祭祀具有象征意义，寺庙也变得具有象征意义。从字面上看圣殿，我们必须同意千禧年会有动物献祭。我对象征性圣殿中的献祭异象毫无困难，因为它向以西结保证，神圣救赎的伟大原则直到时间的尽头仍然有效。但我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异象—反对新约证据的所有分量—利未人的献祭将被重新引入。想必，所有将圣殿视为千禧年并按字面意思看待祭品的人都会同意斯科菲尔德圣经中的说法，即这些祭品无疑将成为纪念。回顾十字架作为祭物，正如在旧约之下，也有纪念十字架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物献祭都没有能力消除罪恶。虽然我完全认可他们的诚意，但我必须恳求他们认识

到，那些不能跟随他们的人并不是轻视经文的人。他们对希伯来书的理解是：献祭下亚伦祭司职分的废除是最终且永远的。此外，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面包和酒已经满足了近千代基督徒的象征性需求时，千禧年还需要更多。国王回来了，大自然的诅咒也被解除了。为什么动物造物还要牺牲生命呢？事实上，极端时代论者很容易如此分割上帝的启示，却未能看到它的完整性。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虽然人类对神圣启示的反应可能会起伏不定，但启示本身永远不会回头，而是会不断加深。

知识和祝福不会比现在少。事实上，当我得知我们目前所有人在所有地方平等崇拜的自由将被一种地位所取代时，我发现很难相信这是认真的，在这种地位中，人的崇拜特权将取决于并衡量他的信仰。与地上耶路撒冷的地理关系。当其他人通过电视分享他们的礼拜仪式时，超音速飞机将朝圣者带到耶路撒冷的建议是悲剧性的。”我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些建议，但毫无疑问，有人提出了这些建议。因此，埃里森采取了前千禧年派的观点，但他强烈反对将其视为动物祭祀的重新制度。

JB Payne 的《解释以西结》的 5 种方法 40-48 J. Barton Payne, 就在 Ellison 的下方，给出了五种解释建议。他说：“五种拟议的解释主导了当前的讨论。先知的話，第一，是对过去的预言，而且是字面意思。字面主义的立场。这只是以西结的误判。他期望执行的计划。”因此，第一种观点，

即批判观点，对过去的字面意义进行了预测，但它没有实现。这将是一个批判性的观点。

“第二是对过去的禁令，字面上的禁令，但没有执行。”这与未执行的预测不同，这是禁令。字面意思但没有执行。“福音派的立场是，以西结的命令虽然他没有将其表述为预言，但先知的重点在于指示回归者如何建造它。”佩恩的观点是，这是关于如何在公元前六世纪建造流放后寺庙的指示。你看干骨头，第 36 章是从流放归来。这是一项禁令。然而，他解决河流问题的方式是，他将禁令视为公元前 6 世纪的第 40 至 46 章，而第 47 和 48 章中涉及河流和土地划分，他认为千禧一代。所以他会把第 46 章和第 47 章分开。对于佩恩来说，第 47 章和第 48 章是千禧年的。第 40-46 章是对那些从流亡归来但未履行的人的禁令。

“第三种观点，对当下和比喻的预测。”换句话说，这是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预测。它是基督教会的象征。他将“当前的预测”标记为象征性的和非千禧年的，或者至少与这一立场相符。对基督教会崇拜的刻意象征性描述，尽管这种方法相当于简单的寓言化。

“第四是对未来的预测，字面意义上的，将其置于千禧年时期。一些前千禧年论者所持有的对未来的字面预测。这与那些为基督第二次降临而寻求重建圣殿的人有关。尽管在这种观点中，未来弥赛亚的圣殿与以西结书 43 章 20 节中的结构特征所具有的字面血赎罪权等同，但当比斯利-默里补

充说这一观点受到新约圣经的挑战时，他似乎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 10:18 中读到的，我们主的赎罪已经永远取消了这些牺牲。

“第五，对未来、新天新地的比喻性预言。”最后审判后新天新地的图景。他说，这是一个非千禧年派的立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不能与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同样一致。我认为它不一定是非千禧一代，尽管它可能经常由非千禧一代持有。事实上，J. 奥利弗·巴斯韦尔 (J. Oliver Buswell) 持有这种观点：新天、新地都是象征性的，而他是前千禧一代。有些人认为这是对未来的预测，但仍然是象征性的。他们描绘了最终审判之后的新天新地，其基本真理将以适合新基督教时代的形式体现在新时代（启示录21-22:5）。但启示录 21:22 坚持新耶路撒冷不存在任何圣殿。鉴于对上述后三项建议的反对，过去的解释值得优先考虑。此外，以西结本人也非常清楚地指出：“将殿，以色列家，的尺度和样式指示给他们看，叫他们遵守遵行其中的一切律例”（以西结书 43:10-11）。对此，埃里森惊呼道：“这可能指的是先知自己以外的任何其他时间吗？”

巴斯韦尔的方法

再引述一下。看看你引文的第 58 页，来自 Buswell, 《系统神学》，第 2 卷。他说，“很难将以西结书 40-48 章中的两种材料分开。”现在，在这一段摘自他的书中的上下文中，两种材料是描述和警告。

“在以西结书 40-48 章中很难区分这两种材料。第40章显然是完美划分的一部分； 41:7-11 章绝对是对以西结同时代人的劝告。”所以你看，第 40 章是描述，第 41 章是警告或劝诫。“41-42 的王子为自己和全体人民带来了祭品，但这不是弥赛亚。因为这与希伯来书 7:27-28 相矛盾，并且王子在第 41-47 章以及以西结预言的这一部分的其他地方受到责备。因此，我应该非常试探性地建议以西结书 40-48 章的以下部分预测新天新地的情况。”然后他列出了各个部分。“同样，我建议以下部分直接针对以西结的同时代人。正如我上面所说，这种材料的分类是非常初步的。与之相关的是一些困难。我应该澄清的是，我关于以西结书 40-48 章中的末世论论证与新天新地有关的建议对于前千禧年观点来说绝不是必要的。这只是一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建议。我相信这个建议与经文中的所有数据是一致的。

利未问题 以西结书 40-48 章的末世预言 是否会在千禧年实现，正如大多数前千禧年圣经教师所认为的，还是在新天新地，如我所建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以西结对末世的预言都应验。许多圣经学生认为，建立一个极大荣耀的利未祭祀制度是一个问题。我会建议该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任何一种似乎都与目前可用的所有数据完全一致。一：利未人的敬拜形式是主设立的，作为一种永远遵守的形式。这是强调并经常重复的。然而，新约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毫不费力地教导仪式律法是在基督身上实现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当我们接受基督的血作为赎罪祭，并以真正的信心遵

守圣餐时，我们就遵守了神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遵守的逾越节。哥林多前书 5:7：在我看来，基督作为我们的逾越节，与以西结预言新天新地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但预言是在适当的敬拜形式是利未仪式的时候进行的，并且他被赋予了他对那个仪式的看法。它被高度放大和荣耀。在我看来，理解正如逾越节和赎罪祭在基督的赎罪中应验一样，以西结对圣殿荣耀及其所有教仪的预言也将在新天新地中应验就基督的直接临在以及基督与救赎者的完美幸福而言。在新耶路撒冷，约翰没有看到圣殿，不是因为缺少圣殿，而是因为，正如他所说，全能的主神和羔羊就是圣殿。

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与前千禧年圣经教师的信心相矛盾，他们坚持认为以西结异象中描述的敬拜形式必须在千禧年或新天新地中真正实现。前千禧年派普遍解释说，在基督在各各他十字架上完成赎罪之后，重建利未仪式并不比我们现在庆祝主的晚餐更矛盾赎罪已经完成的事实。那些坚持从字面上重建《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献祭制度的人普遍认为其意义只能是纪念，不可能具有预示基督降临的献祭的意义。就我自己而言，这两种解释我倾向于前者，但我认为后者没有任何不一致之处。”

我想我会与巴斯韦尔分享观点，在我看来，这里的牺牲元素更有可能只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为牺牲的恢复。但我不会对此持教条主义。巴斯韦尔说：“我倾向于前者，但我认为后者没有任何不一致之处。”如果确实要在纪念的意义上重新设立献祭，那么它们并不会削弱基督献祭的

功效。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埃里森说启示是向前推进的，它不会倒退（例如，回到旧约形式），在我看来，这与圣经的其余部分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尽管佩恩在其中列出了一些章节，其中列出了针对以西结同时代人的内容，但我想说，大多数时代论前千禧年论者会支持字面的预测、未来的千禧年时期以及恢复献祭作为纪念。我认为未来的任何合成图景都将包含当前时期的元素，其中包括千禧年时期，以及新天新地。然而，如果你要重新设立利未人和撒督族祭司的职能，那么圣经中就必须有一些基础。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什么禁止重建圣殿的事情，因为我不认为王子可以等同于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在哪里扮演那里所描述的功能角色呢？你读过关于以色列一些几乎地下运动制定重建圣殿计划的轶事报道，但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实质内容；但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们会以《以西结书》的这一部分为基础。

河流问题

我认为河牌圈对于字面上的位置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你可以看到 Payne 对此做了什么。他将第 47 章和第 48 章推入千禧年时期，并将第 40 章至第 46 章视为流亡后时期，那里有圣殿、仪式、官员和官员。也许你可以将愿景中的河流部分向前推进。但对我来说，这个愿景似乎是一幅连续的

图画。所以，很难知道。这是合法的吗？它确实朝着象征性的方向发展，有可能将历史时期和上帝未来的工作融合在一起。当然，我认为很难解释这个愿景。

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人们试图进入东门的故事，但在第44章中提到东门一直关闭直到王子到来。今天，耶路撒冷的东门（称为金门）仍然关闭。现在 NIV 研究圣经注释说，由于后来但可能是迟来的传统，它被密封了。事实是，你知道，你可以在第 44 章中阅读这个陈述，然后做出等式，当前的大门就是这里所描述的，但请记住，墙是在中世纪的某个时候建造的，这是一座有远见的寺庙。也许两人真的没有任何关系。虽然，那座东门被封印的事实，我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被封印的，又是什么原因，但可能与这里的这段文字有某种关系。我认为你必须小心地将其与这里所说的联系起来。显然，这是与现在不同的角色。

好了，这学期我们对主要先知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这是 Robert Vannoy 博士的大先知课程的第 30 讲总结。

佩奇·拉图内斯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